

王骥德传略考辨

姚 村 夫

在中国古典戏曲理论发展史上，明代王骥德的《曲律》，是一部门类详备、内容精湛、最早论述关于南北曲作曲的著作。论者说它“功令条教，胪列具备，真可谓起八代之衰，厥功伟矣”^①；“自宫调以至韵之平仄，声之阴阳，穷其元始，究厥指归，靡不析入三昧”^②。有人将王《曲律》与吕《曲品》并称“明代论曲之双璧”^③，说“王氏立论比吕氏更为开展”，“论曲者至于伯良，如秉炬以入深谷，无幽不显矣。”^④有人提及，“当时曲家泰斗如沈词隐、汤若士，皆与纳交，”“他的成就较沈璟又为伟大”。^⑤或有略致微词者，如说“其法甚密，操此程词，酷于商君矣”。^⑥但总的评价很高，认为《曲律》是明清以来论曲“最称详瞻精当”^⑦之作，王骥德其人则“是明代曲家最不可少者”之一，因为“无骥德则谱律之精微，品藻之宏达，皆无以见，即谓今日无曲学可也。”^⑧其推崇如此，余可概见。

至于王骥德生平事迹，则略而未传。任中敏氏编《方诸馆乐府》时曾有所辑录，惜“书未刊行，遭倭变被燹”^⑨，幸任氏《曲谐》中尚存《王骥德传略》一文，可资参考。

王骥德字伯良，号方诸生，一署秦楼外史。明万历年间会稽文学。大父护峰公尝作《红叶记》传奇。骥德时家藏元剧数百种。又自幼性嗜歌乐，

遂精研词曲，至壮不衰，以散曲负盛名于当时。始师同里徐渭，即以知音互赏。继与吴江沈璟讨论音律，最为沈氏所推服。与孙镇⑩、孙如法、吕天成并为词友，而以吕氏相交最早，尤称莫逆。一时曲家相善者，尚有顾大典、史槃、王澹翁、叶宪祖辈。并汤显祖亦在知好之列。尝设席山阴署中，与毛允燧研讨词曲。又尝入都门，同好集于米氏湛园，邀往讲习《西厢记》，赋诗以传。一时目为奇事。天启癸亥、甲子间卒。著有传奇《题红记》一种。杂剧《男后记》及《离魂》、《救友》、《双鬓》、《招魂》共五种。散曲《方诸馆乐府》二卷。《曲律》四卷。《南词正韵》若干卷。校注《西厢记》、《琵琶记》二种。又补沈璟所著《坠钗记》传奇内又二十七折一折。新制南词过曲三十三章，及声韵分合之图一种。又拟谱唐玉潜、林景曦事为《义陵记》传奇，并籍记当时剧曲与所传散套，以存一代典型，均未果。祇赞可吕天成撰《曲品》，加以参阅而已。诗文有《方诸馆集》。

任氏这篇短文作于一九三〇年前，（《曲谐》印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）系“从王氏数种著述中，撮其所纪，编为传略。并录原纪之文，条作疏证，冠于所辑《方诸馆乐府》之前”（《曲谐》），后因书稿毁于兵燹，未克印行，条作疏证之原文未能得见，仅存王氏传略于《曲谐》中。一九三四年印行之梁乙真氏《元明散曲小史》（迟《曲谐》四年），于第九章介绍“嘉靖后的吴江派”曲家中，述王骥德生平事略云：

王骥德（？—1623）字伯良，号方诸生，又号秦楼外史，会稽人。他师事徐渭，与吕天成、孙日峰、孙如法，（皆天成的外甥）顾大典、史槃、叶宪祖、汤显祖诸人厚。……他的戏曲有《题红记》、《男后记》、《离魂记》、《救友记》、《双鬓记》、《招魂记》六种。又曾校注《西厢记》。……他本会稽望族，（《明文授读》说他为王守仁侄）他的祖父王炉峰是一位曲家，藏元剧至数百种，所以他的成就较沈璟又为伟大。他在当时又与魏良辅齐名。……

梁氏所述与《曲谐》相较，显得粗疏，且多讹误。一九四一年卢

前氏辑印之《方诸馆乐府》（迟《曲谱》十一年）问世，于“弁言”中述王骥德传略，随意征引，亦多承讹袭谬之处。凡此种种，似有适当补充订正之必要。兹根据王氏本人著作并参照有关各家所述，辑为“王骥德传略考辨”数则于后。错误不当之处，尚请方家指正。

一、王骥德的字号。除王伯良、方诸生（明天启五年刻本《曲律》署“会稽方诸生王骥德伯良撰”）、秦楼外史（傅惜华《明代杂剧全目》卷二王骥德《男王后》条云：“此剧版本，仅存盛明杂剧本，见第二十七卷，卷首标曰：《男王后》，分题云：秦楼外史编，阳台散人评”）之外，尚有王伯骥（清无名氏《曲海总目提要》云：“《裙钗婿》杂剧，明中叶时人作。自称秦台外史，未详姓名。”校者原按云：“此为王骥德撰。骥德字伯良，又字伯骥，号方诸生，秦楼外史，浙江会稽人。……‘秦台’或为‘秦楼’之误”）、方诸仙史（《校注古本西厢记·自序》署：“万历申寅春日大越琅琊生方诸仙史伯良氏书”）、玉阳生（明吕天成《曲品》载：“祝金粟，所著传奇一本：《红叶》。韩夫人事，千古奇之。……吾友玉阳生有《题红记》，远胜之。”）、玉阳仙史（傅惜华《明代传奇全目》王骥德《题红记》条下，注云：“王骥德别署玉阳仙史”，案：明陈与郊别署玉阳仙史。王骥德这一别署未详何据，待考。）

有人记述王骥德“字德良”，是王阳明的“弟子”、“侄子”、“从子”。实误。查清黄宗羲《明文授读》卷五十九载王骥德《千秋绝艳赋》，后附“百家（宗羲子）私记”云：

王骥德字德良，余姚人，阳明弟子。偶于同邑倪太真家见有阳明与德良手书，集中所无，附此。远承佳作，推许逾实，盖相爱之深，遂不觉其言之过情耳。然在浅劣，何敢当也。愧谢愧谢。格致之说，友朋中惟有德良解悟极速，所谓良马见鞭影而行，一日千里无疑矣，何幸何幸。易曰：宽以居之。

而孟之论养气，极言助长之害。故凡无志于学者，惟恐其不奋迅激昂，而有志之士，又虑其求之太迫，执之太拘，而无涵泳宽平之气，不审德良以鄙见为何如：……

案：王守仁字伯安，号阳明，余姚人。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（1472），卒于明世宗嘉靖七年（1528）。①王骥德卒于明熹宗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两人卒年相差九十五年，显见王骥德不可能成为“阳明弟子”，并得“阳明手书”者。且德良一称于王骥德著述中绝无影响。又查黄宗羲《明儒学案》卷十一：《浙中王门学案》有云：

姚江之教自近而远，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。龙场而后，四方弟子，始益进焉。……即以寒宗而论，黄骥字德良，尤西川纪其言阳明事……皆笃实光明，墨守师说。以此推之，当时好修，一世湮没者可胜道哉！

《明儒学案》卷二十九《北方王门学案》“主事尤西川先生时熙”条云：

先生因读《传习录》，始信圣人可学而至。然学无师，终不能有成。于是师事刘晴川，……又从朱近斋、周讷溪、黄德良（名骥）考究阳明之言行，虽寻常警款，亦必籍记。

由此可见，《百家私记》误以黄骥为王骥德，以讹传讹，遂混二人为一。后来梁乙真《元明散曲小史》王骥德条云：“他本会稽望族，（《明文授读》说他为王守仁侄）”，卢前《方诸馆乐府·弁言》云：“骥德本会稽望族。《明文授读》谓是阳明先生从子。”甚至一九五六年台北出版之罗锦堂《中国散曲史》第三章《明人散曲》“王骥德”条亦云：“《明文授读》说他是王守仁

之侄，不知确否。”究其源盖出自《百家私记》。实则《明文授读·百家私记》原文说王骥德是“阳明弟子”，已是一误。后人又改“弟子”为“侄子”、“从子”，可谓一误再误，殊不足据。

二、王骥德的家学渊源。他的祖父王炉峰，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，对王骥德有一定的影响。其所著戏曲《红叶记》，实为王骥德《题红记》传奇之原本。（《曲论·杂论》云：“余大父炉峰公博学高才，著述甚富，有集数十卷。……少时尝草《红叶》一记，都雅婉逸，翩翩有风人之致。遗命秘不令传。今藏家塾。余弱岁卧病，先君子命稍更其语，别为一传，易名《题红》，为屠纬真仪部强序入梓。”）王骥德从小就爱好歌乐，“萧斋读罢，或辨吹缙；芸馆文闲，时供击节。”至于家藏曲籍多少，前后说法不一。（《校注古本西厢记·自序》云：“余家藏元人杂剧可数百种许。”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金元杂剧甚多，《辍耕录》载七百余种，《录鬼簿》及《太和正音谱》载六百余种。康太史谓于馆阁中见几千百种，何元朗谓家藏三百种，今吾姚孙司马家藏亦三百种。余家旧藏，及见沈光禄、毛孝廉所，可二三百种。”

三、王骥德的师友。主要有徐渭、沈璟、孙钊、孙如法、吕天成等十数人。其中有的属师生之谊，有的为同年词友，有的过从甚密，有的未获谋面。梁、卢等人转述时未加考索，以致有些地方长幼失序。兹按不同情况分述如次。

（1）王骥德曾经师事同里徐渭，在作曲方面得到徐氏的指点。其《古本西厢记考证》“明徐渭和唐伯虎题崔氏真”条附注有云：“徐文长先生，讳渭，别号天池，山阴人，余师也。往先生居，与予仅隔一垣，就语无虚日。”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徐天池先生《四声猿》，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。……作时每了一副，辄呼过斋头，朗读一过，津津意得。余拈所警绝以复，则举

大白以酬，赏为知音。”

(2) 继与沈璟讨论音律，王氏能承其旧规，去其拘滞，比沈氏又精进一步。毛允遂《曲律·跋》：“吾邑词隐先生，为词坛盟主，持法之言，鲜所当意，独服先生，谓有冥契，诸所撰著，往来商榷。”冯梦龙《曲律·序》：“（词隐先生）更谆谆为余言王君伯良也。先生所修《南九宫谱》，一意津梁后学，而伯良《曲律》一书，近鏤于毛允遂氏，法尤密，论尤苛——厘韵则德清蒙讥，评辞则东嘉领罚。”王骥德《校注古本西厢记·自序》云：“今之词家，吴郡词隐先生实称指南。复函请参订，先生谬假赏与，凡再易稿，始克成编。”又，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松陵词隐沈宁庵先生，讳璟。……仕由吏部郎转丞光禄，值有忌者，遂屏迹郊居，放情词曲，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。……尝一命余序《南九宫谱》，……先生复札，巽词为谢。”

案：王骥德述沈璟“屏迹郊居”，“垂三十年”；梁乙真《元明散曲小史》亦云：“沈璟（1550—1615）……乞归，家居三十年，始卒”。疑有误。查沈璟明世宗嘉靖癸丑（三十二年，1553）生。明神宗万历戊子（1588）升光禄寺丞，万历己丑（1589）告归，万历庚戌（1610）卒^②。家居实为二十一年余。

(3) 与孙钊、孙如法、吕天成并为词友，在声韵方面，得到孙钊、孙如法的传授。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孙比部讳如法，字世行，别号俟居，吾郡之余姚人，忠烈公曾孙，而清简公冢子也。……词曲一道，词隐专厘平仄，而阴阳之辨，则先生诸父大司马月峰公始抉其窍，已授先生，益加精核。……先生自谪归，人士罕见其面，独时招余及郁蓝生，把酒商榷词学，娓娓不倦。尝怱怱余作《曲律》及南韵……顷余考注《西厢》，相与订定疑竇，往复手札，盖盈笥篋。……余于阴阳二字之旨，实大司马暨先生指授为多，不敢忘所自得，于其歿也，识以寄痛。”又云：

“郁蓝生吕姓，讳天成，字勤之，别号棘津，亦余姚人，太傅文安公曾孙，吏部姜山公子；而吏部太夫人孙，则大司马公姊氏，于比部称表伯父，其于词学，故有渊源。……余所恃为词学丽泽者四人，谓词隐先生、孙大司马、比部俟居及勤之，而勤之尤密迹旦夕……。”

案：从以上引文可见，孙如法是吕天成的表伯。孙如法父孙钊，诸父孙钊——即大司马孙月峰，更长吕天成两辈。吕天成称孙月峰为舅祖父。（《曲品》卷下有云：“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：凡南剧，第一要事佳……”）而梁乙真《元明散曲小史》云：王骥德“师事徐渭，与吕天成、孙日峰、孙如法（皆天成的外甥）、顾大典、史槃、叶宪祖、汤显祖诸人厚。”卢前《方诸馆乐府·弁言》云：“（骥德）与吕天成及天成之甥孙日峰、孙如法，又顾典、汤显祖辈皆善。”梁、卢二氏将孙钊叔侄并列为吕天成之甥，诚属大谬。又，“孙月峰”不应误为“孙日峰”；“顾大典”亦不应简省为“顾典”。

（4）同时曲家相善者尚有史槃、王澹翁（《曲律·杂论》：“以余所善，史叔考撰《合纱》……凡十二种；王澹翁撰《双合》……凡六种”）、叶宪祖（“吾友桐柏生尝取古乐府中所列百余题，尽易今调，为各谱一曲”）、顾大典（顾道行先生，亦美风仪，登第甚少。曾一就教吾越，……吾尝一访先生园亭。先生论词，亦倾倒不辍”）、袁九龄（“吾友袁九龄尝谓……盖二传——《西厢》《琵琶》之刻，实多九龄怱怱成之云”）、屠隆等（明徐复祚《三家村老委谈》：“《题红》，王伯良撰。伯良，屠长卿之友。”）

（5）与汤显祖仅互相知名，并未获交往。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（孙比部）先生又与汤奉常为同年友。汤令遂昌日，会先生谬赏余《题红》不置。因问先生：‘此君谓余《紫箫》何若？’”

先生言：‘尝闻伯良艳称公才，而略短公法。’汤曰：‘良然。吾兹以报满抵会城，当邀此君共削正之。’既以罢归，不果……。”

四、王骥德的际遇。（1）曾设席山阴署中，与毛允遂等人研讨词曲。毛允遂《曲律·跋》：“余不谙词法，而酷好词致。犹忆弱冠之年，侍先君子山阴署中，获同王伯良先生研席。”又《哭王伯良先生诗》十三首之一云：“屈指论交三十年，寸心金石未为坚。而今流水知音去，断肠牙生在辘轳。”

（2）又曾北上入燕京。冯梦龙《太霞新奏》卷十三，王伯良《赋得五月红楼别玉人》叙云：“余以乙巳（万历三十三年，1605）端阳出都。”卷十《寄都门同好》叙云：“戊申（万历三十六年，1608）春，予从都门南迈，入夏涉秋，卧疴斋中，缅怀旧游诸同好，戏为新声，因风御寄，因舒远惊。”

（3）又曾浪游维扬、汴梁。《寄顾姬》〔正宫锦缠道〕云：“忆年时，挂青帆向维扬浪游。正值锦塘秋夜，沉沉花明，一叶兰舟。恰正是载西施回桡浦口。”（见卢前辑《方诸馆乐府》卷上）又，毛允遂《哭王伯良先生诗》十三首之四云：“梁园同作看花人，并马蒐奇角句新。转忆令原增涕泪，遗编凄断忍重陈！”注云：“昔岁余过先库部兄陈留署中，先生适至，同为汴游，刻有《游梁揽古》诸作。”

（4）他虽才情自负，然于仕途辄未得意。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实甫《西厢》，千古绝技。微词奥旨，未易窥测。……顷在都门日，……合三十余人，于米仲韶缮部湛园邀余拥皋比，为口悉其义，诸君莫不解颐，击节称快。……”又，毛允遂《哭王伯良先生诗》之五云：“君才什倍未封侯，我亦青衫滞白头，一度相逢一悲咤，更堪采管哭寒秋。”

另据冯梦龙（《太霞新奏》署“香月居顾曲散人”）评王骥德散曲《别友》云：“先说一生行踪无定，次序及再到都门与诸

友相叙之乐，次及再别，而以别后相思束之，文之最有家数者。”据此，王氏似曾两次入都。观王氏自叙于“乙巳（1605）端阳”，“戊申（1608）春”两次出都亦可证。其《别友》小引曰：“出都门王澹翁赋词为送，即韵次答，并留别二三同好。”曲共六支，移录其第二支如下：

〔雁过声〕：飘飘半生误了。长年佩江淹彩毫，和那剿缘三尺冯孺稍。上皇都不辞劳，原不为谒侯门卖弄风骚，逍遥成越鸟，只待赋三都，觅个修词料。并燕市西来结酒豪。

王氏客燕期间，应邀于米氏湛园讲习《西厢》，颇津津乐道。此外与同好饮酒赋诗，浪游挟姬，终以无大作为，怅然南归。后来追思往事，发为感叹：“驿长难报梅花使，聊赋新词寄远天，握手何时再入燕？”（《寄都门同好》）“卿知否？悔将书剑觅封侯！”（《寄顾姬》）

五、王骥德的著作。（1）诗文：“有《方诸馆集》，久行于世。”（毛允遂《曲律·跋》）今已失传。

（2）散曲：“有《方诸馆乐府》二卷，悉散套与小令，家谱部兄方为厕之金陵。”（《曲律·跋》）今散见于冯梦龙《太霞新奏》、沈自晋《南词新谱》，以及任中敏《曲谐》、梁乙真《元明散曲小史》、卢前《散曲集丛·方诸馆乐府》等书中。

（3）传奇：今流传《题红记》一种，明继志斋刊本。另据清宝敦楼旧藏《传奇汇考标目》“秦楼外史”条著录，尚有“《题红》、《双环》、《题曲》、《天福》、《百合》”五种。均佚。其中《双环》一剧，吕天成《曲品》、祁彪佳《远山堂曲品》俱谓“鹿阳外史”作，盖非出自王氏手，似不应阑入。

（4）所作杂剧五种。《曲律·杂论》云：“余昔谱《男后》剧，曲用北调，而白不纯用北体，为南人设也。已为《离魂》，

并用南调。郁蓝生谓：‘自尔作祖，当一变剧体。’既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。后为穆考功作《救友》，又于燕中作《双鬓》及《招魂》二剧，悉用南体，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也。”今流传者仅《男王后》一种，明沈泰《盛明杂剧》本。案：梁乙真《元明散曲小史》云：“他的戏曲有《题红记》、《男后记》、《离魂记》、《救友记》、《双鬓记》、《招魂记》六种。又曾校注《西厢记》。”卢前《方诸馆乐府》弁言云：“所作除《题红记》、《男后记》、《离魂记》、《救友记》、《双鬓记》、《招魂记》六种传奇外，曾校注《西厢记》。”实则王氏曾校注二记。以上只提《西厢》，忘了《琵琶》。梁氏所列《双鬓记》为《双鬓记》之误。卢氏所列《男后记》，即《男王后》，并《离魂记》、《救友记》、《双鬓记》、《招魂记》，都是杂剧，非传奇。此又一误。

(5) 论著两种：《曲律》、《南词正韵》。后者未见传本。“伯良祖《洪武正韵》，改辑《南词正韵》，必有可观，惜未得睹也。”（明沈宠绥《度曲须知》）

(6) 校注《西厢》、《琵琶》二记。前者今有传本，后者已佚。

(7) 应郁蓝生之请，叠补沈璟《坠钗记》传奇又二十七折一折。新作南词过曲三十三章，《声韵分合图》一种。其他写作计划如拟撰《义陵记》传奇；拟“仿《辍耕》、《正音》二书例，尽籍记今之戏曲，且甄别美恶，次为甲乙……得并古曲，亦一一署所知者，以存一代典型”云云，均未能实现。

六、王骥德的生卒年。生年不详。据罗锦堂《中国散曲史》云，王骥德享“年六十左右”，可聊备一说。卒于明熹宗天启三年（1623）秋冬之间。毛允遂云：“岁癸亥（天启三年），先生病，入秋忽驰数行，緘一帙来；曰‘吾生平论曲，为子所赏，

顛喙也，非筆也。寔久法不傳，功令斯湮，正始永絕，吾用大懼。今病且不起。平日所積成是書，曲家三尺具是矣，子其為我行之吳中。’余啟讀之，則《曲律》也。方在校刻，而訃音隨至，茲函蓋絕筆耳。”（《曲律·跋》）。

注 ①呂天成《曲品·序》。

②毛允遂《曲律·跋》。

③青木正兒原著，王古魯譯《中國近世戏曲史》。

④朱東潤《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》。

⑤梁乙真《元明散曲小史》。

⑥馮夢龍《太霞新奏》。

⑦傅惜華《明代雜劇全目》。

⑧任讷《曲諧》。

⑨盧前《方諸館樂府·弁言》。

⑩此處之“孫鎮”，似為“孫鈞”之誤。《明代雜劇全目》第一一六頁王驥德條之“孫鎮”，沿誤。查《明史》卷二八九列傳第一七七孫燧條云：“……子燧、墀、升。”“升子：鏡、鈞，皆尚書；鋌，侍郎；鏞，太仆卿。”《紹興府志》卷四十八人物志八鄉賢五孫升條云：“……四子，鏡、鋌、鏞、鈞。”可證。

⑪⑫姜亮夫《歷代人物年里碑綜表》。

